



中秋月

全子之

院图书馆

ONGQIU YUE

中 秋 月

王 干 之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中 秋 月

王 干 之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3/4 插页1 字数96,000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,000

书号: 10151·482

定价 0,31 元

内 容 提 要

抗日战争时期，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，经历了艰苦的反“扫荡”斗争。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，不少英雄的战士、干部、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勇敢机智地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。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描写了当时的斗争，表现了各种性格的人物，文字精炼，情节生动曲折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。

目 录

夜 宿	1
绿色的长城	6
罗大勇	10
中秋月	16
村落一夕	23
喜庆的日子	37
诞 生	46
助 手	53
夜过黑柏坡	61
生活的一课	68
季刚老师和小老头	79
常秀花	87
房东夫妇	92
管大娘	96
亲 人	100
瓜园记	107
别 家	116
小槐叶和爷爷	127
担 架	134
渡	142

夜 宿

——一个女干部讲述的故事

一九四二年冬天，我在冀中根据地的一个区做妇女工作。环境很坏，偏偏又出了叛徒。这叛徒是个丧心病狂的家伙，疯狗一样，天天领着汉奸特务出来抓人。

这是旧历腊月二十三那天。从早晨起就下着大雪，拉棉扯絮，到天黑也没停，只下得鸟难展翅，鸡不下架，碗口粗的槐树，“嘎叭”一声，生生被雪压折。大约在夜间九点来钟，汉奸们又出来抓人，幸亏我警惕性高，从村里跑出来。

漆黑的天，大雪一个劲儿下着，又刮起老大的西北风。风搅着雪，总往脖颈里灌。这几天，我正闹感冒，被风这么一吹，喘，脑袋象裂开一样疼。走吧，反正得找个过夜的住处。大雪把什么都盖没了，根本找不着道儿。深一脚浅一脚，叽哩咕噜，数不清摔了多少跟头，才走到一个村庄。

靠村边有一户人家，栅栏门半掩着，低矮的北上房里点着灯。我只觉得脑袋发懵，手脚都冻麻了，嗓子眼儿象冒烟一样难受。我心想找点热水喝，就走进那小院落。正打算去敲屋门，猛然脚下一滑，眼前闪出一片金花，一跤摔在地上。

迷迷糊糊地，觉得有个人把我抱起来，又把我背到屋里，放在炕上。我那沾满雪的大棉袄被脱下，身上盖了条暖烘烘的棉被。接着，两只很有劲儿的手，在我的额角上、脖颈上，揉搓着，挤着，还用力揪我的耳朵。经过这么一阵子，我清醒了许多，浑身爽快，轻松地长出一口气。

“好点儿了吧？”这是一个妇女的声音。她的嘴贴在我耳边，小声儿地问着。

我睁开眼，这才看清楚：原来这是个中年妇女，三十开外年纪。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，脸色并不白，但面皮挺细腻；深眼窝，一对浅灰色的眼圈，衬托着她那有神的眼睛，象两汪汪儿清水。乍看，这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，但越看越觉得她顺眼好看。我对她这样热情的照料，很觉过意不去，就说：

“大嫂子，给你添麻烦，叫你受累。”

“提不着这个！”她说话干脆响亮，“到了我这里，就跟到了家一样。”

我心想，这倒是个好心人。但我考虑在这儿住下不妥当，因为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一家的情况。

“我已经好啦，让我走吧。”我嘴里虽是这么说着，可是身子没有一点儿劲，骨头架子象散了一样。“我得走啦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！这么大的雪，你听这风多响！闹个重伤风……”女房东给我把被窝边儿掖一掖，又把她的前额贴在我的额角上，挨了挨，“还发着烧呐。我去给你做碗姜汤，喝了再说！”

说去就去，她翻身下炕，到外间屋去生火。不一会儿，她端个大铁勺进来，姜汤在铁勺里滚开着，窜出一股热气。她盛上一碗，送到枕头边，催促着：

“爬起来，趁热喝了，出身汗就会好。”

喝一碗，她给我盛一碗，我一口气儿把一铁勺汤喝完。女人又拿来一条被套，几块破麻袋片，还有一条露着棉花的破门帘，统统盖在我身上。最后，她又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，蒙在我头上。我很快就出了瓢泼似的大汗，一会儿，朦朦胧胧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大工夫，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。女房东还没睡，她一骨碌下了炕，蹑手蹑脚走到外间屋。

“开门啊！你睡死啦？”是个男人的声音。我听着这声音有些耳熟，但又听不真切。风很大，刮得窗纸“呼哒呼哒”响。

女房东没有开门，却冷冷地问：

“你怎么想起家来了？”

“少罗嗦！你不开门，想把我冻死？”

“屋里没你睡觉的地方。我妹子来看我，宿在这儿啦！”

“啊？那好，那好。你开开门，我烤把火就走。”

女房东迟疑了一会儿，“光当”一声，把屋门开开：

“那你就在外间屋烤吧！”

那男人并没烤火，一撩门帘，走进里屋来。我悄悄扒开被边，往外一看：唉呀！这真是冤家路窄，进来的正是那个叛徒！我的心一下子象气炸了，连忙去摸腰带，糟糕透了！

这时我才想起，我的手枪昨天被区政委借走了。怎么办呢？能眼睁睁让叛徒跑掉吗？我紧张地想着主意。

叛徒却不肯走，两只贼溜溜的眼睛，望着我的被窝，不怀好意地狞笑起来，哑着嗓子说：

“腊月二十三还来串亲戚？小菊，姐夫我给你找个婆家，怎么样？”说着，这无耻的家伙挨近炕沿来。

我一撩棉被，挺身坐起来，只觉得眼中冒火，冲他大喝一声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无耻的叛徒！”

这个家伙“登登登”倒退几步，愣了好一会，才嚅嚅地说：“是……是你呀？”

“我可以正告你，如果你还没有丧尽天良，马上跟我走，到抗日政府去坦白认罪！”

叛徒沉默了一下，斜着眼看看我的两只空手，突然把脸一沉，从腰中掏出手枪，恬不知耻地叫嚷起来：

“算了吧！依我看，你还是跟我去向皇军自首吧！”

“呸！”我狠狠啐他一口，同时把拳头攥紧，“你叛变投敌，认贼作父，能有好下场吗？”

叛徒老羞成怒，抖抖索索地从腰中扯出一条绳子，向我逼过来。

从叛徒一进屋，那女房东的脸色就变得煞白。她发呆似地站着，两眼却死死盯着那把熬过姜汤的大铁勺。

“跟我走！跟我走！”叛徒咆哮起来，举着绳子来绑我的胳膊。

就在叛徒要绑我的这当儿，那女人却不声不响，转到她

丈夫背后。没让我看清楚，那把大铁勺已被她举起来，只听得“嘭”一声，铁勺砸在叛徒的脑袋上。叛徒沉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扑倒在地上。

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使我吃了一惊，但立刻也就明白过来。

“好大嫂，你真是一个坚决抗日的大嫂……”我简直不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赞扬她，“我现在代表抗日政府，向你表示感谢！”

“提不着这个！……”女人显然十分激动，嘴唇颤抖得说不下去，她使劲儿拧着两手，好一会儿才继续说，“不要感谢，不要。我是……我是参加了组织的人，是党员。”

“同志！”我呼唤着扑过去，把她紧紧搂在怀里。

绿色的长城

“唰唰唰唰！……”，连绵阴雨，一阵紧一阵慢。雨点落在肥大的高粱叶子上，水珠儿顺着崭青的秸秆儿往下流。畦垅里积满了水，挨近地面的那节秸秆上，一圈儿又粗又白的须根，往地面扎下来。一只金黄眼睛的青蛙，不时地眨眨眼，在畦垅里跳来跳去，象在寻找什么。

护士于兰，一个人蹲在密密的高粱丛里，雨水从她短短的黑发上淌着，身上的衣服，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但她一动也不动，两眼望着灰暗的天空出神。

“于兰同志，你看该怎么办？”民兵队长赵进山，顺着垅沟大步走过来。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浓眉大眼，厚墩墩的嘴唇。他现在脱个大光膀，用小褂包裹着他那象宝贝一样的手榴弹，腰里紧紧掖着一支独眼撸枪，他焦急地说：“我觉得情况不大好，咱们是不是得转移一下？”

“应该转移一下。”于兰站起来，用手梳理着湿漉漉的头发，“可是，已经两天两夜，伤员们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到。”

“真是急死人！”赵进山就地蹲下，双手抓着脑瓜皮，“要是俺爹知道咱们在这儿，那就好办，他准能给咱弄点吃

喝来。”

“我早就想见见他老人家，怎么总找不到他？”

“咳！他有个怪脾气。”小伙子咂咂嘴，提起精神来，“他喜欢‘看’敌人。每次反‘扫荡’，他都离敌人近近的。上次，我们打的那胜仗，就是靠他侦察的情况。他把敌人看了个清清楚楚，几个鬼子，几个伪军，什么样的枪支，都点了数。所以那次我们一下子就来了个歼灭战！”

“你父亲成了你们的侦察员啦！”于兰笑起来。

“不光是侦察员。俺当了民兵队长，俺爹就当了我们的参谋。别看老人家已六十出头，提起抗日，那个积极性大的没比！”

“那应该说是一位老英雄。”于兰说，“假如现在能找到他老人家，困难就好克服啦。”

两人沉默起来。雨点“唰唰”响着，天阴得象锅底黑，一缕缕灰濛濛的雨雾，在高粱梢头无声地飘过。旁边，不远的地方，用两条被单搭着一个篷帐，地上铺一层高粱叶子。这就是野战医院，几个伤员躺在那里。于兰望了篷帐一眼，眉头紧紧皱起来，长吁一口气。

“我看这样吧！”赵进山猛然站起来，“俺去找俺爹，说什么也得给伤员弄点吃的。”

于兰沉思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
赵进山抬起沾满烂泥的脚，刚要走，突然，一声焦巴巴的枪声，从不远的地方响了，紧跟着，一阵密密的枪声，象烧开的水锅一样。于兰和赵进山连忙匍伏下身子，被枪弹打掉的高粱叶，纷纷落在他们身上。猛烈的射击过后，沉寂

下来，雨声唰唰响着。忽然，远远传来一阵金属互相撞击的声音。

“这响声不对！”赵进山说着，迅速解开他那包得严严实实的手榴弹，“八成儿是鬼子来搜索。”

于兰紧张地蹲起身子，顺着那响声的方向望去，穿过雨雾和密密的高粱秸秆，她看到几顶明晃晃的钢盔，后面又出现一面湿淋淋的太阳旗。显然，鬼子正向这里搜索。于兰打个冷战，站起来，她想去转移那几个伤员。

“不要动！”赵进山象下命令一样，但声音很小，“一动就要暴露目标！”

“那伤员怎么办？”

“我再观察一下，也许我们能隐蔽得住。”

敌人越来越近了。于兰看见，在三个鬼子前面，走着一个老乡。这老头儿被反绑着双臂，衣服被扯得一条一片，头上的鲜血和雨水一起往下淌。分明是敌人在让这个老乡作掩护，往青纱帐里进行搜索。

“糟糕！这该怎么办？”于兰急得差点儿喊出声来。

赵进山却象泥人一样，象是失去了知觉。

“你快撤退吧！”于兰伸手去拉赵进山，“我在这儿顶着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千万不要开枪，那位老乡危险！”

赵进山仍不吭声。

敌人更接近了。于兰忽然发现，赵进山的眼里，流出几颗黄豆粒大的泪珠。

“你怎么啦？怎么回事？”于兰惶惑了。

一刹那间，一颗手榴弹从赵进山手中飞出去。

“轰！”接着又是一颗，“轰！”

两颗手榴弹在鬼子身旁开了花，冒起两团白烟。三个鬼子没还一枪，直挺挺躺在地上，走在鬼子前面的那个老乡，也倒在一个泥坑里。

“爹！我的亲爹！您怎么样啊？”赵进山一面向前跑，一面嚎啕大哭。

于兰立刻明白了，她飞跑着拿来救急药包，进行抢救。

老人从昏迷中醒来，他两眼盯着儿子的脸，喃喃地问：

“手榴弹是你扔的？……”

赵进山咽口泪水，点点头。

老人眼里露出愉快的光芒：

“进山，你办的对！炸死仨鬼子，我就是死了……还赚两个……”

于兰只觉得浑身的热血在沸腾。她望望四周，忽然想到，这茫茫无边的青纱帐，并不是一片脆弱的高秆谷物，它是一道绿色的长城，任凭什么样的枪炮，也攻打不破。

罗 大 勇

火车在石德路上的一个小站停住，我忙下了车。太阳早已落山了，但那片红艳艳的晚霞，却总不消褪。趁着天色未黑，我想再赶一程路，走出车站，喝了杯水，顺着朝北去的大路，迈开脚步走下来。

夏天的傍晚，冀中平原上很有些风景可看。田野里，棉花、谷子、玉米还有紧趴在地皮儿上的山药蔓，给大地穿上夏装，绿盈盈，青森森，就象风平浪静的大海。这儿那儿，蝈蝈儿正起劲地叫着。远远的地方，传来一阵阵青蛙的鸣叫，带着金属的音响。白天，这里下过一阵雨，道路很湿润。小风迎面吹来，又凉爽又清新。我走着路，很有些留连和遐想。

忽然前面一声牛叫，接着又是一声响鞭。夜色苍茫了，看不清楚前面的东西，但从这些声音判断，我立刻就知道那是一辆牛拉的车，而且走的方向正和我相同。在路上遇到同行的车辆，往往就成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召唤，我放快步赶上去。原来这是一辆没有装载的牛车，前车排上，坐着赶车的老汉，他正不慌不忙地抽着一袋烟。

“老大爷，上哪儿去呀？”我不是想搭车，而是想打破

旅途的寂寞。

听见有人招呼，老汉回过头来。

“去张村——吁住！”老汉把车停下，用鞭把敲敲车厢，“上车吧，我想你是顺路的。”

我上了车，车又慢慢走起来。车轮声单调地响着，而那老人，却象进入睡梦中，一声不吭，任凭那只慢性子的黄牛自由自在地走。人们跨上飞驰的车船，往往禁不住要唱歌，乘坐这样的交通工具，却容易使人想起往事。我在车厢里半躺着，回忆的泉水不断流进我的脑海：张村，对，是这个地区。罗大勇同志不就在这一带工作过吗？

想起罗大勇同志，就象想起一个传奇故事。那是抗日战争期间，有一次，我们要越过石德路到冀南去。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傍晚，我们来到这个地区，在一个交通站上，找到了罗大勇。

他是个大高个儿，一张四方大脸，说话的时候，总不断地笑着，一笑，他的眼睛就眯成一道缝儿。他给人的印象是和善亲切的。

那时，他是交通站的负责人，他有着那种很快就和同志搞得很熟的能力。他看过我们的介绍信后，沉吟一下，对我们带队的政委说：

“这几天，鬼子可闹得很凶……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们今晚必须过路。”政委打断老罗的话，“这是地委的指示，党给的任务啊！”

罗大勇用拳头支着下颏，想了想：

“对，这是党给的任务！”他把“党给的任务”这几个

字说得很响，“我一定想办法去完成。”

吃过晚饭以后，天阴了。西北天边上，忽闪忽闪的，一个劲儿打着闪亮。我们集合好了，罗大勇走在队伍前头，他要亲自送我们过路。队伍到了石德路畔，下起雨来。我们趴在一块棉花地里，静等着罗大勇的指挥命令。

石德路象一条怪蟒，横卧在我们眼前，左方不远，就是敌人的岗楼，一缕黄惨惨的灯光，从岗楼的小窗口吐出来，还不时听得见伪军们的吆喝声。

“跟我来！”罗大勇在黑暗中站起身，第一个跑到铁路旁边的大沟旁。大家紧跟在他身后，开始了紧张的越沟、爬墙。正当我们跨过那两根直挺挺的铁轨时，突然岗楼上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，子弹象冰雹一样飞来，探照灯的光柱扫过路面，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。我们的政委急得跳起来，但却被老罗一把按住。停了一下，罗大勇忽然端起他的盒子枪，“砰砰”两声，探照灯熄灭了。老罗站起来，双手叉腰，镇静地喊话了：

“伪军弟兄们！我们是十七团*，今晚上要借你们一条路。讲面子的话，咱们两方便着点儿！”

岗楼里的枪声果然稀稀拉拉了，最后终于停住。罗大勇威武地挺着胸脯，一直站在一个高坡上，象是一尊雕像。我们顺利地过了路。

和罗大勇告别时，我们的政委显然很感动，他握着老罗的手，久久不松开：

* 十七团，是当时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里著名的子弟兵团。